找语系之间以及同语系之中的血缘亲疏关系。

另外，索绪尔提到这种对比还在于寻找一种绝对差异，因为有的语言没有可认识或者证明的亲属关系，而这个时候语言学的方法不是放弃比较，应该是从历时方面的事实或者语音演化等方面寻找可能性，尽管这方面的可能性很多，但是却受着语言构造上一些经常资料的限制。在经常资料中寻找可能性是对于那些不能或者无法证明亲属关系的语言，而对于没有可认识的亲属关系就要去发现这些经常资料。这两个方法，不论是哪个都少不了去对比查找，也正是因为对比，才让语言学变得更复杂，更有趣。

至于语系内部的差异，比较范围是不受限制的，程度也有大有小，根据这一特点，将在很轻微程度上有分歧的语言称为方言，这只是量上的一些差别。

既然提到方言那顺利成章的应该涉及一些地理差异复杂性的问题，因为地理上的分隔始终是语言差异最一般的因素，但是因为一些特殊因素的影响，导致几种语言在同一个地方并存，打乱了地理语言学的区域分布性。与此同时并存也可以分为两种不同的情况。

首先就是一种凌驾关系，即新来居民的语言会凌驾在土著居民之上，因为殖民或者语言移植的影响，新来的语言很普遍的被需要，为了适应民族群居杂处的这种变化，语言就会发生变化，变化又能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新来的语言与土著居民语言并存，针对外部方便交流一般以新来语言为主，但土著内部交流依旧以原来的居民语言为主，这样就形成了两种语言并存的重叠流行，这样的情况不乏先例，在爱

尔兰人们说克勒特语和英语，许多爱尔兰人都同时懂得两种语言，但是这样难免也会出现土著语言因为使用频率变低而逐渐消失，导致语言多样性的减弱。另一种是新来的语言影响土著居民语言的语音系统，使得两种语言在语音上很具有相似性，并以这样的方式并存，当然这其中少不了部分的语言渗透与交融。这两种语言重叠，都是从语音系统方面影响并体现出来的，然而语言的重叠，不能仅仅局限于此。

索绪尔表示：“自然语言受到文字语言的影响也可能破坏语言的统一”这是一个民族文明程度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会产生情况。这里的文字语言是一种文化的发展，而随着文化的发展，人们会形成一种交际频繁现象，为了更好的传达信息，就会进行选择，选择某一种更为先进普遍的地区方言，并推及与整个民族，成为这个民族的特定语言。同样像语言地域重叠时会面对的，这种文化语言的传播，即使它不是一朝一夕的，它依旧会对地区方言产生非常大的影响。但是又不能排除，正式语言和方言的并存情况，比如在德国和意大利这种情况就很常见。这种情况的发生当然不排除欧洲聚落分布与人口稀少因素有关。即使不考虑到认识自然地理差异的事实和外来语输入以及一些文字语言的输入，地理语言本身就具有它的复杂性。

产生这种差异复杂性的原因还要去追溯一些时间因素。由于历史殖民的原因，使得语言在空间上出现了一些分化，殖民者从第一故乡殖民到第二故乡，语言之间会在词汇、语法和语音等方面出现各种不同的差别，但不是只有被移植的语言才会因为外在因素发生变化，同样的，原来的语言也处在一种时刻变化的状态之中，创新在任何一方

面都可能发生。这种现象到底是什么造成的呢？空间本身对语言起不了什么作用，但是发生在空间迁移上的时间变化往往是很容易被人们忽视的，又恰恰是这种容易被忽视的时间因素在语言分化中起着重要的影响。毫无疑问，没有地方上的差异，语言是不会发生分化的，但是光有地理上的分隔也无法造成差别。索绪尔的地理差别图式不是单纯的地域分隔，同时会有时间上的深度，换句话说，一种语言的变化绝对不是一蹴而就的，也绝不是在一朝一夕之间就可以发生变化的。就如同探讨语系间的亲属关系时，所溯源到的同源问题，不同语系之间的内部差异，正是在这样一种长久的历史演变之中产生的不同地域之间的分化。所以，地理差异只是一般现象的次要事实，亲属语言的统一性根本上还是要考虑时间因素，这也是比较语言学中一个非常重要不可忽略的原则。

以上是关于时间因素在语言分化上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所发挥的作用，那么时间在地区言语活动的作用是怎样发挥的，又会产生什么新的不一样的变化？

就言语活动来说，绝对不变性是不存在的，演化必定不会同时在整个地域一模一样的发生，这有涉及到同一时间，语言在地域中的演变问题。首先，可以确定的语言的演化需要不同形式，不同方面特征的创新，而每一种创新都是在一定的地区，有分明的区域界线，但是分明的区域界线只是对于变化影响而言，对于已经变化的土语，我们往往无法预先确定它的广度，同样的这些土语之间的界限互相交错，大部分情况下，创新只够影响到一部分地区，这是语言自然发展的一

种必由变化。那么这种现象的结果是怎样的呢？又可能有多种变化，这取决于某个地区的语言经历的时间长短，某个地区在移植某一种不同的语言之后，经历的时间越久，受这个语言影响的程度越深，那么当地的土语可能原来地方的人也听不懂，反之，经历的时间没那么久，那么不管是在语法形式，亦或者是发音方式与原来的语言可能差别不大，不只是原来的地方可以明白他的语言的意思，其他周围区域也可以判断一个大概。从地理上看，这是因为创新变化影响一个区域的渐变性，导致方言的周围区域会同时出现许多种界限并不是很清楚的方言交叉伸展。

因此，又说方言没有自然的界限就很能说的过去了。毕竟，人们对于方言的理解不同，可能同时受到地理区域，时间历程以及其他一些变化性的因素，而人们总是下意识的为自己的方言套上一个疆域框架，也就是人们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已经确定了方言发展的方向和界限，那么这就是一种完全不同于方言自然变化的结果了。人们是怎么划分方言的呢？索绪尔提出两种选择，一种是用一种方言的全部特点来确定方言，通过固定一个点去死抓一个地方的土话，另一种选择是用方言的一个特点去确定方言，从而得出一块面积，来确定方言传播流行的地区面积。不论是那种方式，都是以人为的手段去确定。

方言特征的探讨离不开语言地图学，而语言的差异对比始终离不开地区的分布，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地理区域的差异分布影响了语系分化，我想这就是索绪尔要将地理语言学提出来作为探讨的关键要素。

就目前世界已知的几种语系来说，一开始都是沿着文明发育起来的，例如汉藏语系的发育是与长江黄河流域的文明起源有关的，印欧语系离不开印度河周围的文明起源等，这只是就语系之间而言，语系形成和民族之间的聚落分布是一定有根本联系的，这与语系内部发展取决于时间之上的地理差异是完全不同的。但语系差异的分布又是模糊的，只能说以某一点为中心分布较为密集，因为语言是没有自然的界限的，没有办法很明确找出语言自然变化的延展边界，于是，语言的界限往往都是人为的去确定的。一种语言突然过渡到另一种语言这种现象是很常见的，但是并不意味着可以区分语言之间的区域界限，说来还是与居民聚落的迁移有很大关系的。首先这来自于聚落分布的复杂性不便于区分，再者由于聚落迁移和语言处在时刻变化中，又很难给语言一个分类。

以上便是通过阅读地理语言学这一编，产生的一些思考和总结。总的来说，语言的差异分化受到地理区域分布的影响，从而形成不同的语系，而语系内部间的差异分化又与时间上的地理差异有关，而地理上的语言复杂性，来自于语言的一些重叠，创新，以及界限差异的模糊性。但正是这些现象、原因，给地理语言学的研究带来了许多可能，也给语言的起源探讨给予了一定的帮助。

和索绪尔一起打开语言学的神秘大门

《普通语言学教程》第三编读书报告

2020 级汉基 1 班孙驰

弗迪南·德·索绪尔是法国及世界公认的语言学大家，他被称为现代语言学之父，其功绩在于奠基了现代语言学理论，并把语言学塑造成为了一门影响巨大的独立学科。语言学，是基于符号及意义的一门科学，现在一般称为符号学。《普通语言学教程》作为一本对语言研究学界、文学界等各领域具有重大意义的巨著，先后被译为各国文字，重新出版数次，这使其影响遍及全世界，这本书具有的文学价值和启发意义对中文系学生，对语言研究人士等都是不可估量的。《普通语言学教程》是由索绪尔编著，但并非其亲自编写，而是在其去世后由他的学生沙·巴利、阿·薛施蔼等收集他的教学笔记和手稿材料整理出的。

《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译本全书约 21 万字，共分为七大部分，即绪论、第一编：一般原则、第二编：共时语言学、第三编：历时语言学、第四编：地理语言学、第五编：回顾语言学问题及结论。我所阅读的是第三编：历时语言学。第三编：历时语言学共分为八个章节：概述、语音变化、语音演化在语法上的后果、类比、类比和演化、流俗词源、粘合、历时的单位，同一性和现实性。

索绪尔认为，应该把所有的语言现象分为两类，一类是属语言的共时性现象，亦即属于语言的横切面现象，另一类属语言的历时性现象，亦即有关语言成分的历史演化的纵切面的现象。语言上的共时性是指审美意识能够在撇开一切内容意义的前提下把历史上一切时代的具有形式上的审美价值的作品聚集在自身之内使它们超出历史时代、文化变迁的限制，在一种共时形态中全部成为审美意识的观照对象，而历时性则是指探讨语言学系统的历史起源和发展。按照我自己的理解，简单来说，共时性就是把从古至今所有的语言学的成果全部收集起来，像一个个球一样放在一个大盒子里，而研究者则站在盒子的上方俯视，探究每个球的相似处与不同处，而历时性研究者则像切蛋糕的人，在语言库这个大蛋糕上一刀切下去，观察剖面的形态、变化。而共时态和历时态分别指语言的状态和演化的阶段。对于共时语言学与历时语言学重要性的问题，索绪尔认为，共时观点比历史观点更为重要，“从最明显的事实说起，它们的重要性是不相等的。在这一点上，共时方面显然优于历时方面，因为对说话的大众来说，它是真正的、唯一的现实性。对语言学家来说也是这样：如果他置身于历史的展望，那么他所看到的就不再是语言，而是一系列改变语言的事件。”他批评历史比较语言学：自有近代语言学以来，我们可以说，他全神贯注在历史态方面。印欧语比较语法利用掌握的资料去构拟前代语言的模型；比较对它来说只是重建过去的一种手段。”那么，这是否可以说，历时语言学的研究已经不重要了，或者说，对于历时语言学的研究已经到了一种过饱和的程度，不需要再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了呢？我认为当然不是这样，因为对于历时性的研究有助于帮助我们厘清语言学，特别是语音学的发展脉络，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认识的变迁，语言的整个相貌必然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而我们现在所获得的“历时”的研究成果，也会对以后的“共时”研究有巨大的参考价值 and 帮助，所以对于历时性的研究，是十分有必要的，而且是整个语言研究界必然的选择。

在第一章：概述中，索绪尔主要向我们揭示且介绍了历时语言学的研究对象：语音学。他指出，“历史语言学研究的已不是语言状态中各项共存要素间的关系，而是在时间上彼此代替的各项相连续的要素间的关系”，“语音学，而且整个语音学，是历史语言学的头一个对

象”。这把读者对于历时语言学的视觉焦点都放在了语音上，而非语法、意义，语音学具有历时性的点，而且语音学上的一切，就广义来说，没有什么是表示意义的或语法的，“研究一个词的声音历史，可以不管它的意义，只考虑它的物质外壳，把它切成音段，而不过问这些音段是否有意义”，索绪尔这样指出。虽然在我看来，随着时间变化的肯定远远不止声音，词的意义，语法范畴肯定也会发生变化，不能说研究语音学就是研究了整个历时语言学。在我怀着怀疑态度往下阅读时，我发现索绪尔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指出，“如果联想共时态和句段共时态的一切事实都各有它们的历史，那么历时态和共时态的绝对区别又怎能得以维持呢？只要我们离开了纯粹语音学的范围，这就会变得非常困难。”因此我认为虽然研究语音学并不是就研究了整个历时语言学，但是它是在语音、语法、意义这三要素中对于历时态和共时态的界定最为清晰的一个，因此研究语音学，是厘清历史语言学脉络的最为便捷的路径。而且索绪尔还指出，许多我们认为是语法的变化实际上都是语音的变化，如德语的从 *Hant* 到 *Hand* 的这样一种语法类型的创造，就完全可以用与语音事实来加以解释。

第二章：语音变化，这一章分为五个部分，即语音变化的绝对规律性、语音变化的条件、方法上的要点、语音变化的原因以及语音变化的效能是无限的这五讲。在第一讲中，索绪尔指出：“语音变化不影响到词，而只影响到音。发生变化的是音位，它的后果会使凡含有这个音位的词都同样改变了样子。”这就是语音变化的绝对规律性。此处他用了很多例子说明这个结论，比如，而在第二讲中，索绪尔又指道：“语音现象并不永远都是绝对的，它们往往同一定的条件联系着。”这里，索绪尔指出了语音变化的绝对与相对问题。绝对，是指一旦一个音位发生变化，那么所有含有这个音位的词都会变化；相对，是指一个音位的变化，在何处发生变化，发生怎样的变化，都要依靠具体的条件来看。比如，索绪尔在文中举到的，德语的 *i* 变成了 *ei,ai*，但也只是在重读音节，因此，语音的演化几乎不存在绝对的变化，而只有自发的语音现象（内在原因引起的，例如印欧语的 *o* 变为日耳曼语的 *a*）和结合的语音现象（由一个或几个别的音位引起的，例如德语的“变音”，即下一个音节有一个 *i*，*gast* 不发生变化，而 *gasti* 却变成了 *gesti*）。这样一来我们便很容易认为结合的语音现象是条件（相对）的，而自发的语音现象是绝对的。其实不然，索绪尔指出，自发的语音现象可能仅仅是因为缺乏某些变化的因素而引起，例如印欧语的 *k₂* 自发地变成了拉丁语的 *qu*，但是它的后面不能跟着 *o* 或者 *u*。由于语言的限制，索绪尔提出的这些例子我不能切身地感受到语音的变化，只能凭借字面的拼写感受他说的内容。在第三节中，索绪尔强调，某些我们认为是结合的语音事实，其实是自发的，而不是结合的，所以我们必须分析变化的各个阶段，不要把间接的结果当作直接的结果。此处他举了“*r* 音化现象的错误解释”（即拉丁语的 *genesis*→*generis*）这个例子：为了解释 *r* 音现象，某些人认为 *s* 在两个元音间变成了 *r*。实际上这是错误的，因为 *s* 没有嗓音，决不能一下子变为 *r*。实际上是 *s* 先因为结合变化变成了 *z*，后被 *r* 代替，这是一种自发的现象，这一部分人的错误就在于认为这个过程是从 *s*→*r*，其实是 *s*→*z*→*r*。第四节介绍了语音演化的原因，这里索绪尔列出了几种观点，分别是：人种素质不同导致发音习惯不同而引起的语音演化、地域条件不同导致的元辅音的偏好不同而引起的语音演化、省力律（用一次发音来代替两次发音，或者用比较方便的发音代替困难的发音）引起的语音演化、幼年所受的语音教育不同而引起的语音演化等解释，但都举了各种反例来进行辩驳和反斥。我认为语音演化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因为我们每天的语言的使用频率太高了，以至于当它发生改变，甚至我们对它的这种改变作出贡献时我们自己都不曾意识到。这其中可能涉及到政治、文化、地域、人群等的多重影响，若想用一个确定的、独立的、简洁的原因去表述这些影响，恐怕是很困难的。例如，我们汉字中的一些多音字，如说服，我们原来读 *shuì fú*，现已改为 *shuō fú*，铁骑，我们原来读 *tié jí*，现已改为 *tié qí*，原来的箪食（*sì*）壶浆现已变为箪食（*shí*）壶浆，这些字的读音在汉语词典中已经悄然改变了，而专家给出的主要原因竟然是大多数人都读错。另一些人说其实读音根本没有什么对错可言，它主要随大众语言习

惯的变化而变化。其实汉语的语音变化是很普遍的现象，例如声调从古人的平上去入，演化到现代的一二三四声，我们把一二声归为平声，三四声归为仄声，但因为语音的演变，入声现已不存，今天的二声大多是阳平，有一小部分在古代是入声，算仄声，所以今天度的声调不管是几声，都会有一些在古代是仄声。

第三章：语音演变在语法上的后果，主要关注在语法上语音演变的影响，即会产生：语法联系的破裂，词的复合结构的消失，没有语音上的同源对似词和交替的后果。这里主要介绍交替。在两系列共存的形式间有规则地互换的两个音或音组的对应，那就是交替现象。像英语中的词根，如“test”，含义是“证明，证实”，testify、protest、contest等；词缀，如“ex-”，表示“外部，外”，exit、eclipse、export等。索绪尔还介绍了交替的规律，他指出，交替通常有规则地分布在几项要素之间，而且同功能上、范畴上或限定上的重要的对立相吻合。

在第四章和第五章中，索绪尔介绍了类比和演化。类比形式就是以一个个其他形式为模型，按照一定规则构成的形式。在这里用索绪尔介绍的四项比例式即能理解： $\text{örätörem}:\text{örätor} = \text{honörem}:\text{X}$ $\text{X}=\text{honor}$ 。这样做可以抵消绝对任意性压倒相对任意性这一变化的后果，而词的外表上的正常变化，凡不属于语音性质的，都是由类比引起的。其实类比，可以理解作为一种创新。而这种语言上的创新，一旦被保留，它就成为了语音演化中的一个环节。“语言只保存言语中极少部分的创造，但能持久的创造还是相当多”，类比和一切不断改变语言结构的力量进行有效的合作，正因为如此，它是语音演化的一个有力的因素。“语言好象一件袍子，上面缀满了从本身剪下来的布料制成的补丁”，这句话或许是对类比作用的最好概括，它让新的东西从旧的东西中产生，让语音演化正常进行。

在第六章流俗词源中，主要介绍了一种“离奇的创造方法”对于语音演化的作用。即当人们歪曲形式和意义不大熟悉的词，而这种歪曲有时又得到惯用法的承认，这种创造现象便是流俗词源。例如，在中世纪，德育曾向法语借来 *aventure*“奇遇”一词，按规律把它变成了 *äbentüre*，然后变成了 *Abenteuer*，没有改变词的形式，但是把它跟 *Abend*“夜”加以联系（人们在晚上聊天时所讲的故事），到十八世纪竟然把它写成了 *Abenteuer*。这显然是无厘头的，我们可以看出，流俗词源和类比有相像之处，但二者绝对是不同的：二者都利用语言所提供的待有异议的要素，但类比始终需要把旧形式忘掉，并不从它所代替的符号的实质材料里提取什么，而流俗词源却只是对新形式的一种解释。

粘合是作用于语言中新单位产生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在第七章中，索绪尔指出，粘合是指两个或者几个原来分开的但常在句子内部的句段里相遇的要素互相融合成为一个绝对的或者难以分析的单位。粘合是一个过程，而不是程序，这就是说，粘合的过程是没有一直的参与的。比如法语起初说 *ce ci*，把它分成两个词，其后变成了 *ceci*“这个”：这是一个新词，尽管它的材料和组成要素没有改变。粘合和类比的对比是很明显的，比如粘合只在句段范围内进行，而类比既求助于联想系列，又求助于句段。而且粘合是没有意志的参与的。

最后一章：历时的单位，同一性和现实性，主要介绍了三个问题：一是在每一事件里直接受变化影响的是哪一个要素，一是历时同一性和现实性问题。

读完这一编，我内心实在是由衷的对索绪尔产生了佩服之心，对于语言这样一个庞大且复杂的系统，索绪尔竟能从细微之中敏锐地捕捉到脉络，举一反三，并用语言成体系地有条理地揭示出其中的道理。列举德语、法语、日耳曼语、拉丁语等例子为自己的理论提供支撑，没有大量的积累是做不到如此的，这正印证了没有输入就没有输出。看完历时语言学这一编，我大致掌握了“类比”“粘合”“流俗词源”等与语音演化有关的概念，也因此对几千年来汉语中语音演化的过程和细节产生了巨大的好奇。汉语相对于其他语言来说更加复杂，其语音演化一定也更为历史悠久和复杂难寻，但相信在阅读完这本书后，我们的研究肯定会更有方向可寻。语言学可能就藏在我们的身边，我们说出的每一句话，我们写下的每一个字，都有可能作用于语音演化，都可能成为那被留下的“创造”之一，学习语言学，能很好地锻炼我们的思

维和表达能力。而阅读这本《普通语言学教程》，就是打开语言学神秘大门的钥匙。

语言地图集上的闪耀繁星

——《普通语言学教程》第四编《地理语言学》读书报告

2020 级汉基 1 班岳诚羲

一、作品简介

《普通语言学教程》出版于 1916 年，为瑞士学者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所著，由他的学生编印而成。本书由绪论和正文五编构成，涉及语言学史、一般原则、共识语言学、历时语言学、地理语言学等语言学的多方面内容，区分了外部语言学和内部语言学、“语言”和“言语”等概念，是索绪尔思想的系统阐述，提出了很多新原则、新理论，其基本观点对后世影响深远，也奠定了现代汉语的基础。

我所读版本为高名凯所译的商务印书馆 1980 年 11 月第一版，并选择了第四编作为我的主要阅读部分。

二、内容总结

第四编《地理语言学》讨论语言现象和空间关系的问题，属于外部语言学的范畴。本编由四章构成，采取从外到内、层层深入的框架组织篇章。

第一章为“关于语言的差异”，其实质就是指出语言现象在地理上的差异，这种差异和分歧是语言中最容易使人注意到的，差异使民族意识到自己的语言。同时，有差异也就意味着有相似的存在。从差异和相似的角度出发，作者指出三种差异关系：第一种是亲属关系的差异（即语系与语系之间的差异），第二种是绝对差异（即对没有亲属关系的语言进行比较），第三种是语系内部的差异。这一章从较为宏观的视角指出语言差异现象，为后续地理差异的学习提供了整体认知。

第二章主要介绍语言的地理差异及其复杂性。作者指出语言在地理上的存在情况：在同一地点的不同语言不是完全混合或者绝对排斥的，而是可以并行不悖，形成语言重叠的。而这样的情况下让语言自由发展，会导致无限分裂。于是人们会自然地选出一种方言作为“文学语言”，作为服务整个共同体的工具。

第三章解释了亲属语言地理差异的原因。作者通过假设和设想，论证了空间不能单独地对语言产生影响，时间才是引起语言分化的最主要的原因。除此之外，社会因素也会造成语言的差异。在此基础上作者进一步指出相连接地区上时间的效能：一种语言如果任由发展，那么它在领域内的所有地点上都可能产生土语差异。因此，自然变化下的方言没有明确的界限，有多少个地方就有多少种方言。不过，语言学家可以借助“创新波浪”、“等语线”和“语言地图集”研究方言的地域分化。同样，亲属语言的界限也不是自然存在的，它湮没在过渡中，需要人们依规划定。

第四章讲解语言波浪是如何传播的，这是证明时间造成语言差异原则的补充和完善。首先，语言的传播受到两种相反力量的支配：一个是趋于分立的乡土根性，一个是趋于统一的交际。交际把语言蔓延传播开来，乡土根性区别方言界限的内外部语言，这两种力量对立统一进行作用，结合时间因素造成地区语言的差异。波浪理论还阐明了分化现象的规律，由此可知在两个分隔地区，如果有中间方言的联系，那么这两种语言也会存在连带关系。